

《它》是美国文学的一座里程碑。

——《芝加哥太阳报》

Stephen
King

[美] 斯蒂芬·金

/著



它

/上

11

穆卓芸一译

CS
PUBLISHING & MEDIA
中南出版传媒

湖南文艺出版社
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博集天卷
CS-BOOKY

Stephen King

[美]

斯蒂芬·金

著



/上

穆卓芸——译

CS
PUBLISHING & MEDIA
湖南文艺出版社

湖南文艺出版社
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博集天卷
CS-BOOKY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它: 全2册 / (美) 斯蒂芬·金 (Stephen King) 著; 穆卓芸译.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7.3

书名原文: It

ISBN 978-7-5404-7950-3

I. ①它… II. ①斯… ②穆…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10192 号

© 中南博集天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本书版权受法律保护。未经权利人许可, 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本书包括正文、插图、封面、版式等任何部分内容, 违者将受到法律制裁。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18-2016-236

IT

Copyright ©1987 by Stephen King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The Lotts Agency Ltd.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本著作之中文简体字翻译文本由皇冠文化集团独家授权使用。

上架建议: 畅销·外国文学

TA

它: 全2册

作者: [美] 斯蒂芬·金

译者: 穆卓芸

出版人: 曾赛丰

责任编辑: 薛健 刘诗哲

监制: 吴文娟

策划编辑: 许韩茹

特约编辑: 陈晓梦

版权支持: 辛艳

营销编辑: 仇悦

封面设计: 董红红

版式设计: 张丽娜

出版发行: 湖南文艺出版社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 508 号 邮编: 410014)

网 址: www.hnwy.net

印刷: 北京天宇万达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75mm × 1270mm 1/32

字 数: 900 千

印 张: 32

版 次: 2017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04-7950-3

定 价: 79.80 元 (全2册)

质量监督电话: 010-59096394

团购电话: 010-59320018

我心怀感激，将本书献给我的孩子。
我的母亲和妻子教我如何成为一个男人，我的孩子教会我自由。

娜奥米·蕾切尔·金，十四岁。

约瑟夫·希尔斯托姆·金，十二岁。

欧文·菲利普·金，七岁。

孩子们，小说是包裹在谎言里的真实，

而这本小说里的真实再简单不过：

魔幻确实存在。

——斯蒂芬·金

有记忆以来这个古镇就是我的家，
我离去多时，她依旧停在原地。
仔细瞧瞧她的东侧西侧：
你萧索了，但仍深植我灵魂之中。

——迈克·斯坦利乐队

故友啊，你在寻找什么？
经过长年漂泊，你已归来，
怀着远离家乡
异国天空下育成的
种种情思和想念。

——乔治·塞菲里斯^①

晴天霹雳，遁入黑暗。

——尼尔·杨

^① 乔治·塞菲里斯（George Seferis，1900—1971），希腊诗人，一九六三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此处引用的是《游子还乡》，林天水先生译。在斯蒂芬·金另一部小说《撒冷镇》的卷首，也有这段引文。

目 录
Contents

第 一 部 过往的影子

第一章 洪水之后（一九五七）	2
第二章 节庆之后（一九八四）	15
第三章 六通电话（一九八五）	38
德里：插曲之一	130

第 二 部 一九五八年六月

第四章 本·汉斯科姆摔了一跤	146
第五章 威廉·邓布洛打击魔鬼（一）	193
第六章 失踪者之一：一九五八年夏天纪事	221
第七章 荒原上的水坝	254
第八章 乔治的房间和内波特街的房子	283
第九章 清洗	344
德里：插曲之二	390

第三部 长大后

第十章 重聚 422

第十一章 旧地重游 477

第十二章 三位不速之客 546

德里：插曲之三 570

第四部 一九五八年七月

第十三章 末日大战 584

第十四章 相簿 622

第十五章 烟洞 652

第十六章 埃迪的骨折 680

第十七章 另一个失踪者：帕特里克·霍克斯泰
特之死 719

第十八章 牛眼弹弓 749

德里：插曲之四 784

第五部 除魔仪式

第十九章 守候之夜 798

第二十章 循环终结 876

第二十一章 城镇地底 896

第二十二章 除魔仪式 934

第二十三章 逃出 968

德里：最后的插曲 991

尾声：威廉·邓布洛打击魔鬼（二） 1001

过往的影子

第一部

开始了！
缤纷花瓣在阳光下盛开，
完美更胜以往，
但蜂舌却错过了花。
花瓣落回土中枯萎、消逝，
大喊（算是吧）——
呐喊爬上花瓣，一阵颤抖……

——威廉·卡洛斯·威廉斯，《帕特森》

生在死气沉沉的小镇。

——布鲁斯·斯普林斯汀

第一章

洪水之后（一九五七）

1

我记得恐惧始于一只在大雨灌满的水沟里漂浮的小纸船。噩梦持续了二十八年才结束——谁晓得是不是真的结束了。

船是报纸做的，在水沟里起伏摇摆，时而回正，勇敢地闯过危险的漩涡，沿着威奇汉街驶向杰克逊街口的红绿灯。一九五七年秋天的这个午后，四向红绿灯有三个是黑的，屋子里也是漆黑一片。雨已经下了整整一周，两天前开始起风，德里镇大部分地方的电力从那时就断了，到现在还没恢复。

一个穿着黄雨衣、红雨鞋的小男孩兴冲冲地跟着小船往前跑。雨还没停，不过总算变小了。雨水打在雨衣的黄帽子上，发出落在单坡屋顶时那种清脆的声响。男孩听着，觉得很悦耳，甚至很亲切。男孩名叫乔治·邓布洛，那年六岁。他哥哥叫威廉，德里小学的学生都叫他结巴威，连老师都知道，只是他们不会当着威廉的面这么叫他。威廉感冒在家，赶上那波恶性流感的孩子只剩他还没好了。一九五七年那个秋天，距离真正的恐慌开始还有八个月，离最后的对决还有二十八年。结巴威十岁。

乔治追的船是威廉做的。他坐在床上折纸船，背后靠着一堆枕头，母亲在起居室用钢琴弹奏《致爱丽丝》，大雨不停扫过他卧房的窗户。

沿着威奇汉街往故障的红绿灯走大约四分之三条街，就会看见几只熏火盆和四个橘色锯木架挡住了马路，每个木架上都用模板喷了几个字：德里公共工程处。木架后方，雨水漫出水沟，沟里卡着树枝、石块和一坨坨烂掉的叶子。雨水试探似的摸上柏油路边，随即贪婪地占据整个路面——大雨下到第三天就这样了。第四天中午，大块大块的路面开始漂在杰克逊

和威奇汉街口，有如一艘艘小船。不少德里镇居民紧张地开起了玩笑，说该造挪亚方舟了。公共工程处勉强维持杰克逊街的正常通行，威奇汉街已经没救了，从锯木架一直到镇中心都无法通行。

不过，所有人都认为最坏的时候已经过去。坎都斯齐格河在“荒原”那一段水面已经低于河岸，离运河的水泥堤防顶端也有十几厘米。堤防牢牢看守着河水，引导它通过镇中心。一群男人正在移除他们前一天仓促堆好的沙包，乔治和威廉的父亲扎克·邓布洛也在其中。昨天，洪灾和巨额损失似乎在所难免。这种事之前也发生过——一九三一年的洪水就是一场灾难，夺去了数百万美元和将近二十条人命。虽然是陈年往事，但记得的在世者依然不少，够把剩下的人吓得胆战心惊。其中一名罹难者在往东四十公里的巴克斯波特被发现，鱼啃掉了那个可怜的人的两只眼睛、三根手指和阴茎，左脚也所剩无几。被发现时，他的双手还紧紧抓着福特轿车的方向盘。

不过，河水既然退了，只要新的班戈水坝在上游发挥作用，威胁就消失了。起码扎克·邓布洛是这么说的。他是班戈水力发电公司的员工。至于未来——未来的洪水是未来的事，眼前的重点是渡过这次危机，让电力恢复，然后将整件事抛到脑后，忘个干净。在德里镇，忘掉悲剧和灾难可以说是一门艺术。威廉当时还没发现这一点，但后来他就明白了。

乔治一跑过锯木架便停了下来。他脚尖前方横着一道深沟，切开了威奇汉街的柏油路面。深沟近乎一条对角线，从他所站的位置往左向坡下延伸将近十二米，尾端在街道尽头。乔治哈哈大笑，四下只有他的声音，洋溢着孩子特有的活泼。天空阴沉沉的，他是耀眼的奔跑者——一道暗流将他的纸船带向柏油裂隙造成的小激流里。小激流沿着斜长的裂隙开出一条水道，将他的船从威奇汉街的右边带向左边，又快又急，乔治得全力冲刺才跟得上。他的雨鞋踩在泥泞的水洼里，水花四溅，鞋扣发出悦耳的撞击声。他就这么奔向离奇的死亡，心中充满对哥哥威廉的爱，单纯又明确……爱 and 一丝遗憾，遗憾威廉不能同他一起亲眼见识。他回家之后当然会向哥哥描述，但他晓得自己不可能让威廉亲眼看到。如果他们互换角色，威廉的描述更能给人历历在目的感受。威廉的读写都很棒，但就算乔治年纪还小，

也明白哥哥每科拿 A 不是光靠读和写。老师喜欢哥哥的作文也是同样。描述只是一部分，威廉还很会看。

顺流而下的小船已经解体了，不过是德里《新闻报》分类栏目的某一页，但在乔治眼中却是某部战争电影里的鱼雷快艇——他和威廉有时周六下午会到德里剧院看电影。那部电影讲的是约翰·韦恩^①和日本人打仗的事。纸船划过水面，水花向船头两侧飞溅。船漂到威奇汉街左侧的水沟，一道小水流忽然淹过柏油裂隙，形成颇大的漩涡，乔治感觉小船一定会被淹没。船颤巍巍地歪向一边，随即回正，乔治高声欢呼。船转了方向，加速朝街口漂去。乔治追了上去，十月的强风撼动路边的树，或红或黄的枯叶几乎落光了。今年的暴风雨特别猛烈，到处摧枯拔叶。

2

威廉坐在床上，双颊依然滚烫发红（但他的烧和坎都斯齐格河一样都消退了）。纸船折好了，但乔治伸手去拿时，他却闪开了。“先、先把石、石蜡拿来。”

“那是什么？在哪里？”

“你去楼、楼下，就在地窖的架、架子上，”威廉说，“一个写着卡、卡尔夫的盒子里。把它拿来，还要一把刀和一、一个碗。还要一包火、火柴。”

乔治乖乖下去拿东西。他听见母亲的琴声，不是《致爱丽丝》，而是另一首曲子，他不怎么喜欢，因为听起来索然无味。他听见雨水不停地打在厨房的窗玻璃上。这个声音听起来很舒服，但想起地窖可就不那么让人舒服了。乔治不喜欢地窖，也不喜欢一步步走下地窖的楼梯，因为他总觉得有东西躲在暗处。这当然很蠢，父亲这么说，母亲这么说，就连威廉也

① 约翰·韦恩（John Wayne，1907—1979），美国著名演员，以出演西部片和战争片中的硬汉而闻名。

这么说。可是——

他甚至不喜欢开门，也不喜欢开灯，因为他总觉得——这实在很蠢，所以他不好意思跟任何人说——找开关的时候，会有可怕的爪子摸上他的手腕，将他拽进飘着灰尘、潮气和淡淡蔬菜腐臭味的黑暗中。

笨蛋！地窖里才没有全身毛茸茸又会咬死人的爪子怪物。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人发疯杀掉很多人——主持晚间新闻的切特·亨特利偶尔会报道——但他们家的地窖里并没有变态怪物。尽管如此，这个想法还是挥之不去。每回提心吊胆地用右手去摸开关（左手臂紧勾着门框），他总是感觉地窖愈来愈臭，灰尘、潮气和蔬菜腐烂的异味混合成一股让人难以忘记也无法摆脱的恶臭，弥漫到全世界。怪物的味道。怪物之王。他不知道该如何形容那个东西，那个躲在角落里蓄势待发的它。它什么都吃，但特别爱吃男孩的肉。

那天早上，他打开门，提心吊胆地去摸开关，左手臂照例勾着门框。他闭紧眼睛，舌尖从嘴里探出一点，有如旱灾时痛苦寻找水源的须根。可笑吗？当然！那还用说？你看你，乔治！乔治怕黑！真是小毛头！

钢琴声从起居室传来。母亲叫它起居室，父亲叫它客厅。声音像是从另一个世界飘来的，很远很远。夏天人满为患的海滩，筋疲力尽的泳客在海上听见岸上的笑语，应该就是这种感觉。

他的手指摸到开关了，哈！

手指扳动开关——

毫无动静。没有光。

哎呀，对哦！停电了！

乔治猛然收手，仿佛摸到了一篮毒蛇。他倒退几步，离开门开着的地窖，心脏在胸膛里急速跳动。当然没有电——他忘记停电的事儿了。该死！现在怎么办？回去跟威廉说他拿不到石蜡，因为停电了，他怕走下地下室楼梯会被怪物抓走？不是杀人魔，而是更可怕的东西，它腐烂的身躯会钻过楼梯缝隙，抓住他的脚踝。一定会引起轰动，对吧？其他人可能会笑他胡思乱想，但威廉不会。威廉会大发雷霆，说：“成熟一点，乔治……你

到底要不要这艘船？”

刚想到威廉，威廉的声音就从卧房传来：“你是死、死在那里了吗？乔、乔治？”

“没有，威廉，我正在拿！”乔治立刻喊道。他摩擦双臂，想让被恐惧激起的鸡皮疙瘩消下去，让皮肤恢复光滑。“我先喝口水。”

“啧，快、快一点！”

乔治下了四级台阶。他的心脏像一把热锤子在猛敲喉咙，颈背上的毛发根根竖起，眼睛发烫，双手冰凉。他觉得地窖门随时会啪地关上，切断透进厨房窗户的天光，而他会听见它的声音，它比世界上所有杀人犯还恐怖，比日本人、匈奴王阿提拉和一百部惊悚电影里的怪物还要可怕。它低声咆哮——在那疯狂的一瞬间，他会听见那声低吼，随即被它扑倒，开膛破肚。

因为洪水，这一天地窖里的臭味比往常还浓。他们家接近山顶，在威奇汉街地势较高的地方，几乎没受洪水侵扰，但还是积了点水，渗进老旧的石头地基。臭味很重，很难闻，让人只想尽量不要呼吸。

乔治匆匆翻动架上的垃圾——旧的奇威鞋油盒、擦鞋布、一盏破煤油灯、两罐几乎空了的稳洁牌清洁剂和一个旧的龟牌扁罐软蜡。他不晓得为什么，但就像被人催眠似的盯着盖上的乌龟图案，看了快三十秒才回过神来。他将罐子扔回去……那东西终于出现了，写着“卡尔夫”的方盒子。

乔治一把抓起盒子，死命冲上楼梯，突然察觉衬衫下摆露了出来。他很肯定下摆会把自己害死：地窖里那个东西会先让他逃到门口，再一把抓住他的衬衫下摆把他拖回去，然后——

乔治跑进厨房，将门砰地甩上，带起一阵风。他背靠着门，双眼紧闭，胳膊和额头爬满汗水，石蜡盒牢牢抓在他手中。

琴声停了，母亲的声音飘过来：“乔治，下次请你关门再用力一点好吗？要是真的使劲，我看你连韦尔斯餐具柜的木板都拆得下来。”

“对不起，妈。”他喊道。

“乔治，你真没用。”威廉在卧室里说。他刻意压低声音，让母亲听不见。

乔治窃笑一声。他已经不害怕了。恐惧从他体内退去，就像梦魇离开，人从梦中惊醒，身体恢复知觉，只留下冷汗和喘息。他环顾四周，想确定什么都没有发生，并且已经开始遗忘。当他的脚踩上地板时，恐惧已经消失一半，等他淋浴完毕擦拭身体时，只剩四分之一，吃完早餐时则消失殆尽。完全不剩……直到下次再被梦魇抓住，让他记起所有过往的恐惧。

那只乌龟，乔治朝放火柴的柜子走去，一边想着，我之前在哪里看到过一样的？

他想不起来，便不管它了。

他从抽屉里拿了火柴，从架子上拿了一把刀（照父亲教的那样小心拿着，不让刀尖靠近身体），再到饭厅从韦尔斯餐具柜里拿了一个小碗，然后回到威廉的房间。

“你、你真是屁、屁眼，乔、乔治。”威廉说，语气很和善。他推开床头柜上的病人用品：空玻璃杯、水壶、面纸、几本书和一罐维克斯伤风膏——此后，威廉只要闻到它，就会想起胸口卡着脓痰、鼻涕不断的感觉。老旧的飞歌收音机摆在他房间，正在播放的不是肖邦或巴赫的曲子，而是小理查德……乐声轻柔，完全抹去了小理查德那股原始粗糙的力量。他们的母亲曾在茱莉亚音乐学院主修古典钢琴，非常痛恨摇滚。不止不喜欢，而是憎恶。

“我才不是屁眼。”乔治说着在威廉的床边坐下，将拿来的东西放在床头柜上。

“你是，”威廉说，“而且是超级大屁眼，就是。”

乔治脑海中浮现一个小孩，两腿间长了一个大屁眼，忍不住咯咯笑了。

“你的屁眼比奥古斯塔还大。”威廉说完也开始笑。

“你的屁眼比缅因州还大。”乔治说，说完两人哈哈大笑，笑了得有两分钟。

接着两人开始窃窃私语，说的话只有他们才觉得好玩：骂谁才是超级大屁眼，谁有超级大屁眼，谁的屁眼最恶心，等等。最后威廉说了一句脏话，他骂乔治是屎黄大屁眼，惹得两人又大笑起来。威廉笑了几声，开始不停

地咳嗽，后来终于缓和下来（但这时他的脸已经微微发黑，让乔治心生警觉）。钢琴声又停了。兄弟俩同时朝起居室望去，听琴椅有没有往后推，母亲不耐的脚步声有没有响起。威廉用手肘遮住嘴巴，盖掉最后几声咳嗽，一边指着水罐。乔治倒了一杯水让他喝了。

琴声再度响起，又是《致爱丽丝》。结巴威永远忘不了这首曲子，就算多年以后听见，背部和手臂还是会起鸡皮疙瘩，同时心里一沉，想起：乔治死的那一天，母亲正在弹这首曲子。

“你还咳嗽吗，威廉？”

“不了。”

威廉从盒子里抽了一张面纸，喉咙里呼噜一声，将痰吐了进去，接着将面纸揉成一团扔进床边的垃圾桶，桶里都是同样的纸团。他打开石蜡盒，一块方形蜡状物落进他的掌心。乔治盯着他，没有说话也没发问。威廉做事时不喜欢乔治说话打断他，但乔治学到一件事，只要他闭上嘴巴，威廉通常就会主动解释自己在做什么。

威廉用刀切下一小块石蜡放进碗里，然后点燃一根火柴放在蜡块上。两个小男孩注视着微弱的昏黄火焰，窗外逐渐平息的风夹带着雨水，不时打在窗玻璃上。

“得让纸船防水，不然它立刻就沉下去了。”威廉说。他和乔治在一起的时候，结巴很轻微，有时甚至完全不结巴，但在学校却很严重，几乎没办法跟人交谈。威廉的同学会撇开视线，任威廉抓着桌子两侧，脸庞涨得和头发一样红，眼睛眯成一条线，努力想从不听话的喉咙里挤出一个字。有时（大部分时候）字会挤出来，有时不会。他三岁时被车撞了，整个人被甩到墙上，昏迷了整整七小时。妈妈常说结巴是车祸造成的，但乔治有时觉得爸爸（还有威廉）不是那么确定。

碗里的石蜡几乎全融化了。火柴的火焰愈来愈弱，颜色由黄转蓝，随即熄灭了。威廉伸出一根手指蘸了下蜡液，随即低呼一声，将手指收了回去，羞赧地笑着对乔治说：“好烫。”过了几秒钟，他再度伸出手指，将挖出的蜡抹在船的两侧。石蜡很快凝固成乳白色。

“我也可以弄吗？”乔治问。

“好啊，但是不要弄到毯子上，否则妈妈会杀了你。”

乔治把手指伸进蜡里，蜡暖暖的，已经不烫了。他开始将蜡抹到船侧。

“你这个屁眼，别涂那么多！”威廉说，“你难道要它首、首航就沉船吗？”

“对不起。”

“没关系，涂、涂轻一点就好。”

乔治涂完一边，将船捧在手上。纸船重了一点，但没差太多。“真酷，”他说，“我要出去放船。”

“没错，去放船。”威廉说。他忽然一脸疲倦——很累，而且有些不舒服。

“真希望你能一起去。”乔治说。他真的这么想。威廉虽然偶尔会摆架子，但总是能想出最酷的点子，而且几乎从不欺负他。“其实它是你的船。”

“她。”威廉说，“称呼船要用她、她。”

“她就她。”

“我也希望我能去。”威廉闷闷地说。

“呃。”乔治双手捧着船，局促地扭动着。

“记得穿上挡雨的衣服，”威廉说，“不然你会和我一样感、感冒。说不定你已经被传染了，因为我的细、细菌。”

“谢了，威廉，船做得真好。”说完他做了一件很久没做的事，让威廉永远不会忘记：他身体前倾，亲了哥哥脸颊一下。

“这下你一定会得感冒了，屁眼王。”威廉说，但听起来很开心。他微笑着对乔治说：“还有，把这些东西放回去，不然妈妈一定会气死。”

“没问题。”他收好给小船做防水用的东西，朝门口走去，小船摇摇晃晃地停在石蜡盒上头，盒子斜摆在碗里。

“乔、乔治？”

乔治回头看着哥哥。

“小、小心点。”

“没问题。”他眉头皱了一下。这种话是妈妈说的，不是哥哥，感觉